# 通志堂集

# 通志堂集卷十一

納蘭性德容若原名成德

## 經解序二

### 董氏周易程朱氏說序

宋哲宗元符己卯程伊川先生序易傳十卷後七十九年爲孝宗淳熙丁酉晦庵先生本義成自有兩書而四聖人之精義微言益著又八十九年爲咸淳丙寅實度宗即位之二年天台董正叔取二先生之書合而一之爲周易程朱氏說蓋始終百

七十年矣嘗觀程先生之傳主于言理而朱子本義則推本聖人因卜筮教人之意第明其爲卦象卦變卦體卦德而不費于辭說夫以二先生學之淵源有本而論易若是不同何也蓋嘗徵之程先生之言曰有理而後有氣有氣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在其中又曰理無形也因象以明理理見乎辭者也則可由辭以觀象是程先生雖專言理實兼包乎象數也朱子曰易只是卜筮之書今人說得來太精了然卻入粗不得某之

說雖粗然郤入得精精義皆在其中艮以卜筮象數原未嘗外于義理蓋有此理則有此象有此數即卜筮所謂趣吉避凶惠廸吉從逆凶者未嘗外義理而得是理與數豈岐而二之物乎正叔有見于此故輯爲成書依程傳之文而録本義于後凡程之遺書朱之文集語類有裨于傳義者咸取而附之繫辭以後程子無傳則取程子平日論說補之而附録如上下經之例於以明兩夫子之同有功于四聖而非有所異也其後董眞卿之輯録纂

注與明永樂之大全實權輿于此正叔之有功于兩夫子不亦大乎正叔名楷台之臨海人中文天祥榜進士知洪州有惠政後官吏部郎中從潛室陳器之遊得朱子再傳之學者也

題讀易私言

許文正公以正大之學當草昧之世輔翊世祖建學明倫其有功於斯道甚大所著書不多見行於世者魯齋遺書而已讀易私言者統論六畫大義簡括精當足以見公學之純而養之邃也金源以

來蘇黃之學行於中州公從江漢先生得聞伊洛之旨與榔城共倡明之元儒學之醇惟公上接有宋惜世祖用之未盡終感於桑哥王文統之徒使斯民不獲被其澤豈不惜哉公又有大學要略一卷蓋領成均時以教胄子者直述常語俾使通曉可與幷行者也

石澗俞氏大易集說序

大易上下經說二卷象辭說一卷彖傳說二卷爻傳說二卷文言傳說一卷繫辭傳說二卷說卦說

一卷序卦說一卷雜卦說一卷合一十三卷各冠以序統名曰大易集說而易圖纂要一卷易外別傳一卷附焉吳人俞琰玉吾叟所著也叟於寶祐間以詞賦稱宋亡隱居不仕自號石澗道人又稱林屋洞天眞逸其書草創於至元甲申斷手於至大辛亥用力可謂勤矣世之言圖書者類以馬毛之旋龜文之坼獨叟之持論謂尚書顧命天球河圖在東序河圖與天球並列則河圖亦玉也玉之有文者爾崐崙產玉河源出崐崙故河亦有玉洛

水至今有白石洛書蓋石而白有文者其立說頗異至其集衆說之善以朱子本義爲宗而邵子程子之學義理象數一以貫之誠有功於易者也攷叟之說易尚有經傳考證讀易須知六十四卦圖古占法卦爻象占分類易圖合璧連珠諸書咸附於集說之後而今已無存當日共講易者則有西蜀茍在川新安王太古括蒼葉西莊鄱陽齊節初其名字官閥亦不復可考矣嗚呼惜哉

考亭之學一再傳後惟新安尤盛父兄師友各自名家若玉齋雙湖父子其最著也雙湖名一桂字庭芳領宋景定甲子鄉薦入元隱居著書以闡爲文公講學之地過其鄉訪求緒論復從建安熊禾勿軒游與之上下講議者十餘年歸則裒集諸家之說疏朱子之言爲易本義附錄纂疏及啓蒙翼傳二書論者謂其得朱子源委之正勿軒嘗謂之曰更得詩書春秋周禮儀禮一如易書以復六經之舊豈非文公所望於吾輩者乎惜先生僅成此

二書及書說詩傳附錄纂疏而他書竟未及爲也甞觀漢人經學各有師法此韋表微有九經師授譜劉餗有授經圖李燾亦有五經傳授著其流派咸有條理近代經學至朱子而得其歸若節齋蔡氏槃澗董氏之於易九峰蔡氏之於書傳貽輔氏之於詩清江張氏之於春秋勉齋黃氏信齋楊氏之於禮皆朱子嫡嗣也再傳而後懷孟金華新安鄱陽其傳益著其派益廣茍能爲之稽其授受別其源流使後之學者知淵源之有自豈不爲明經

者之一助乎今世通經學古之士必有繼而爲之者尤予所望也

周易本義集成附錄序

朱子易本義一書疏明其義者有董楷之正書蔡淵之訓解胡炳文之通釋胡一桂之附錄纂註董眞卿之會通而熊良輔之集成亦其一也良輔字季重別號梅邊南昌人舉元延祐丁巳鄉試早師遥溪熊凱學易復得易傳於凱之友臯峰龔煥試禮部不第歸訓徒鄉塾研究易旨乃爲是書採摭

諸家之說與本義合者録之即不合而有得於經言者亦備録以相發末則折衷以己意蓋本朱子之書而不泥焉者也始朱子本義一遵吕成公所訂古文爲主以六十四卦彖文之辭爲上下經而孔子所釋彖象文言及上下繫說卦序卦雜卦爲十翼明永樂時編次大全乃以朱子本義附程傳以行而初本遂淆良輔是書猶仍舊本上下經二卷謂之集成十翼十卷謂之附録總爲十二卷統名之曰周易本義集成附録授經圖但録集成二

卷蓋未見全書也嗟乎自周易傳義大全行而世無知朱子易之爲古文也久矣故科試者往往合周公孔子之辭以命題割裂紕繆良可怪嘆得是書庶可一正之乎良輔所采摭自唐迄元凡八十四家中姓氏多不著者於以見易書之多後世不可得盡見猶賴是書以傳亦可尚也

鄱陽董氏周易會通序

周易會通一十四卷題曰經傳集程朱解附録纂注冠以凡例十條經傳歷代因革一卷而以啓蒙

五贊筮儀附録纂注終焉鄱陽董眞卿季貞父所編集也金華吳正傳駁之謂朱子之義自與程傳體製不同不當強求其通而季眞自序則云自包犧氏作易至於文王周公不知幾年而後有卦爻之辭由文王周公至於孔子五百餘年而後有十翼由孔子至程朱子千五百餘年而後有傳義今詎程朱子百有餘年乃敢析合經傳集四聖二賢及歷代諸儒之說以備一書其亦勇於自任者矣季眞爲深山先生之子槃澗先生之從子受學於

雙湖胡氏勿軒熊氏胡之學本於其父玉齋玉齋師毅齋沈氏沈學於介軒董氏董學於勉齋黃氏熊之學本於進齋徐氏徐學於節齋蔡氏蔡又爲勉齋之友當時師弟子授受淵源可攷皆本於程朱子者也其曰程子主理義朱子主象占求朱子象數之易得其音因朱子以求程子理義之易又於諸家之易理之所聚而不可遺理之所行而無所礙者相與發明之故雖林黃中袁機仲之說雙湖詆爲惑世誣民者季眞或有取焉其亦善於言

易者矣

雷思齊二種易序

易圖通變五卷易筮通變三卷元臨川道士雷思齊著易圖世有傳本易筮則得之道藏中二書固相爲表裏宜並行者也思齊字齊賢别號空山居鐘湖觀授玄教講師樂與士大夫游吳文正贈以詩有鈎深十翼象外易羅絡三蒼篇内文句十翼即指二書三蒼者豈思齊於六書之學亦有撰著歟思齊雖羽流實當時高士其游于黄冠蓋亦有

託而逃若梁隆吉鄧牧心輩非尋常道流比其所撰宜吾儒所不擯也世所傳二氏之藏惟道家最多牽合舉夫名法兵形醫卜諸家咸以爲出于黃老遂援而取之以增廣其類而易爲三聖人之書凡言圖書象數者亦入焉至與其所謂符籙科儀荒謬誕妄者同彙而藏之然前人之遺書或藉以傳則亦未可盡罪也嗟乎彼二氏雖爲吾儒所不道然爲其徒者猶能世守其所傳于琳宫梵宇之中而儒家者流舉所謂淹中柱下之藏蓋無有也

豈不重可慨也歟

周易參義序

新喻梁孟敬先生元季用薦爲集慶路儒學訓導居二載念親老謝歸入明郡守劉貞辟教授臨江府明太祖既定天下稽古禮文召名儒修述定一代之制於是先生徵詣金陵年已六十矣時分禮律制三局先生在禮局中討論精審諸儒皆推伏之書成不受官賜金還鄉里築室蒙山爲書莊以藏所著書周易參義其一也是書蓋分敎集慶時

所作以程朱傳義學者所宗然程主于玩辭而朱主于觀象一本于理一尚其占其說遂殊參義者融會二家之言合而一之也先生于六籍咸有述當時目為梁五經春秋曰考義書曰纂義禮與周官曰類禮曰攷注詩曰演義易春秋作于元季他皆蒙峰退隱後所成其卒也在建文二年年八十有七嗟乎當時被召諸儒如青田金華新安義烏身非不顯名非不著而或以讒死或以身殉或遭遷謫或不享年求如先生優游終老著作垂于後

世豈非幸哉先生之論以言忠信行篤敬爲天德不傷財不害民爲王道其言純以正記稱好學不倦好禮不變耄期稱道不亂者其殆斯人也歟

程泰之禹貢圖論序

宋新安程泰之尚書以該洽直諒見知於孝宗嘗侍光宗潛邸講讀及即位以吏部尚書進龍圖閣學士致仕公老而得謝於家著書立言盡發所蘊今所傳演繁露攷古編雍錄諸書辨證古今之譌謬訂正書傳之得失多卓然可觀者禹貢論五十

二篇亦公所著辯江河淮漢濟黑水弱水七大川甚悉凡諸儒舍經泥傳註者一一正之又專論河汴二水之患爲後論八篇又爲山川地理圖因禹貢而備論歷代山川郡縣名稱改易以唐世地書爲正總爲四卷汪端明應辰見而歎爲不可及淳熙四年公爲刑部侍郎因進講黑水陳其素所辯論孝宗嘉賞命進其全書付祕閣其後公出知泉州同年舶使彭椿年始命教授陳應行校而刊之圖本三十有一今僅存序說兼有所缺攷歸熙甫

爲跋時圖已不及見況又百餘年乎夫古今之宇宙疆域大矣自非身所親歷安必其無譌經所紀皆禹隨山刊木所身歷也後世爲傳註者乃欲以一已見聞舉而核之誠不能無誤公之爲是書也盡屏訓傳獨取經文而熟復之於一言一字閒有意指可以總括後先者則主以爲據而後采歷世載籍以證之其用志可謂勤矣雖其謂鳥鼠同穴爲二山亦拘於一隅之見然而弘肆淹雅不詭隨傳註固經說之傑也嘗攷南宋諸儒稱博洽者凡

三人一爲鄱陽洪景盧邁一爲四明王伯厚應麟其一則公洪之容齋隨筆博矣而未核王之困學紀聞精且核矣而援經證史解駁盡致則於公是書見之公復嘗攷究書之歷代地理爲譜二十卷取五十八篇互相發明篇爲一論周益公稱其抉隱正譌有功學者嗟乎安得并傳之爲快歟

新昌黃氏尚書說序

宋新昌黃宣獻公經學博通著詩說三十卷周禮說五卷其易傳未成而歿今惟尚書說七卷僅存

吳興陳氏謂公晚年制閫江淮著述不輟時得新意則晨夜叩書塾爲友朋道之蓋其窮經老而不倦若是夫說書亦難矣九峰之傳程直方辨之余芑舒疑之表仁砭之明太祖集諸儒更定之公之說諸儒未有議之者由其義之純而辭之約也惟於書終秦誓公以爲夫子知其終必得志于天下推其效自穆公垂創之爲可繼故録其書使與費誓自爲後先竊以爲不然周公魯公皆周卿士周公之誥録于書魯公之誓亦録于書無以異也夏

之書終以嗣征周之書終以秦誓無以異也而謂夫子序書以秦承周以殽誓繼典謨命其旨則微毋乃近于讖緯之説不若九峰比於詩之録魯頌商頌猶未害于義也

## 時氏增修東萊書説序

宋乾淳中東萊呂成公講道金華四方從游者千人公同年進士時鑄壽卿與其弟鋹長卿率其家子弟曰澐曰瀾曰涇悉從公學公嘗輯書説先之秦誓費誓上至洛誥凡一十三卷閱再歲而公歿

瀾增修之成二十二卷合爲三十五卷於是書說乃全于考成公實受業於林少頴之門少頴有拙齋書集解五十八卷朱子謂洛誥以後非其所解則亦門人續成之者夫林氏之書旣以召誥終公之書因以洛誥始是公之用意本以續其師說而門人莫喻厥旨慊其書之未就輙補其餘其用心則勤而公之意未免因之反晦矣雖然瀾公之高弟子也其所補綴一本師說學者取林氏之書暨先生講論與瀾所增脩合而觀之匪獨見今古文

正攝義藴之全而麗澤書院師友之淵源亦可覩矣

書集傳或問序

宋東陽陳大猷作尚書集傳用朱子釋經法吕氏讀詩記例采輯羣言附以己意成編宋季其書盛行學者多宗之集傳而外復成或問二卷明集傳去取之意亦猶紫陽論孟集說别爲或問之旨也集傳未及見而或問偶有傳本嘗取而讀之其中變難往説著其從違使治經者有所依歸無岐途

之惑其便於學者甚鉅惜全編不可得見然因此以推則其蒐輯之博持擇之精信乎可傳也矣大猷登紹定二年進士由從仕郎歷六部架閣官不甚顯故宋史無傳同時有都昌陳大猷者號東齋常師饒雙峰仕爲黃州軍州判官亦著書傳會通實元陳澔之父與東陽别爲一人世人往往混而一之故舉而並著之使披瓣四庫者有所考焉

王魯齋書疑序

書疑九卷宋金華王文憲公柏所著書自伏孔二

家傳出於是有今文古文之別由唐以前未有疑之者有宋諸儒始疑古文後出非盡孔壁之舊然於今文固未有擬議也其訐今文而疑之則自公始公高明絕識於羣經穿穴鑽研不狃於訓詁之舊故雖以二千年相傳口授壁藏之書漢唐諸儒所服習者猶有缺佚脫誤之疑至謂大誥寧王遺我大寶龜西土有大艱人亦不靖之語無異於唐德宗奉天之難委之於定數聖如姬公寧肯爲此語洛誥復辟之事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政成王

長周公歸政於王蘇氏所謂歸政初無害義何所嫌而避此名乎其不苟爲同如此元吳禮部師道言公初見何北山北山謙抑不敢以弟子視之公宏論英辯質疑往復一事或十數過公之爲此書也豈有得於北山與是書之最善者如訂正皇極之經傳謂論語咨爾舜二十二言孟子勞來匡直數語宜補堯典缺文禹貢敘一事之終始堯典敘一代之終始禹貢當繼堯典之後居三謨之前皆卓然偉論即以補伏孔所未逮可也

# 杏溪傅氏禹貢集解序

義烏傅寅同叔徙居東陽之杏溪著禹貢集解二卷喬文惠行簡序之其書先以山川總會之圖次九河三江九江之圖次及諸家說斷其言謂禹之治水皆自下而上曰治水者必使其下能容而有餘易泄而無礙然後可以安受上流而不至於衝激以生怒又曰治其最下而速其行通其傍流而使其中無停積之患則河之大體無足憂矣吾於其言默有取焉惜乎是編流傳者寡不見采於董

氏之纂注而焦氏經籍志西亭王孫授經圖或以為說或以為論蓋未嘗見此書而著於録者是本為吳人王止仲藏書其後歸於都少卿穆其第一卷闕三十有七版第二卷又闕其四版駘少卿前後私印則知當日已非足本亟刊行之俟求其完者嗣補入焉

梅浦王氏尚書纂傳序

梅浦王氏尚書纂傳四十六卷先引漢唐二孔氏之說次收諸家傳注而一以晦菴朱子西山眞氏

爲歸與其鄉先生彭翼夫往復考正十五年而後
成大德中鄞人臧夢解爲憲使以其書上於朝得
授臨江路儒學教授其子振板行之予所見者即
至大鋟本也吉安自宋季文信公謀興復不遂被
執以死其門人賓客咸以忠義自奮鄉曲之士多
知自好恒絶意仕進潛心經義於易則有龍仁夫
之集傳劉霖之太極圖解易本義童子說於詩則
有劉瑾之通釋於禮則有彭絲之集說於春秋則
有絲之辨疑李廉之會通書自梅浦而外則耕野

王氏其撰述多有得者梅浦是書其鈔撮也博而甄綜也簡其心似薄蔡氏而不攻其非間亦採摭其說擇焉可謂精矣彭翼夫者嘗仕於宋爲江陵府教授即絲之父也

今文尚書纂言序

今文尚書纂言四卷元草廬先生吳澄所輯尚書既遭秦火漢初濟南伏生以所憶二十八篇教授齊魯間即今書是也其後孔壁書出增多二十五篇謂之古文尚書而目伏生所授者爲今文自東

漢及魏世所行者惟伏生之書而已古文舊藏於官人不及見迄東晉始復出唐孔穎達因安國傳而作正義書以盛行於是伏生之書遂爲其所亂有宋諸儒始疑其文體不協朱子亦曰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又曰孔傳及序不類西京文字則疑古文者非一人矣至先生序録羣經始分而出之取伏生之二十八篇序於前以還其舊而以孔壁所出之古文別序於後至爲纂言則獨有今文古文置而不釋其見可謂卓

矣而說者或謂先生果於自信輕於非聖經余以爲非也孔氏壁書已不可見至東晉所上之書出於梅賾一手其非安國原本明甚至重華之名雖見於太史公本紀彼姚方興者豈遂不能援以自實其所撰耶固未可知也嗚呼聖人之經燦若日星甲是乙非未能遽定而先生是編考据詳博釐正錯簡咸皆確當學者將以明經袪惑其於是書必有取爾矣

尚書通考序

宋元之際閩之樵川儒學蔚起若嚴粲明卿之於詩黃清老子肅之於春秋黃鎮成元鎮之於易於書易有通義書有通考各十卷予所見者惟嚴氏之詩緝黃氏之尚書通考而已通考紀尚書名物度數舉夫七政九疇六宗五禮方州之貢賦水土律呂之長短忽微皆著其說說有未盡復系以圖彙集諸家而衷以己意詳且備矣夫書以載道二帝三王之大經大法存焉度數名物靡非經法之所寓稍有未晰則無以措諸事而施於用何以免

不學墻面之譏乎是編由器而寓夫道由數以達其義學者能詳考精察於以定禮樂設制度有裕如者矣元鎮書成執政因薦爲江西路儒學提舉命下祿不及而卒集賢議謚曰貞文處士以旌之當時如元好問安熙亦皆以下僚布衣得與易名之典於以見元節惠之錫不視爵位爲予奪亦可錄也

## 王魯齋詩疑序

金華王文憲公於六經四子之書論説最富詩則

有讀詩紀十卷詩可言二十卷詩辨說二卷見吳禮部正傳節錄行實中今所傳詩疑則行實未載卷帙不分繹其辭殆即詩辨說因公於書有書疑遂比而同之也古之說詩者率本大小序自晦菴朱子去序言詩遂以列國之風多指爲男女期會贈荅之作公師事何文定文定學於黃文肅文肅受業朱子之門宜其以鄭衛諸詩信爲淫奔者所作且疑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舊容或有刪去之詩存於閭巷之口漢初諸儒各出所記以補其缺

佚者又以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於是削去野有死麕一篇退何彼穠矣甘棠於王風其自信之堅過於朱子此則漢唐以來羣儒莫之敢爲者也文定嘗語公矣諸經旣經朱子訂定且當謹守不必又多起疑論有欲爲後學言者謹之又謹可也昔賢之善誨人蓋如此

詩傳遺說序

子明於易說外復取文集語録論詩者爲書六卷一二卷綱領及序辯三卷六義與思無邪問荅四

五六卷論四詩之旨末附以逸詩詩樂譜叶韻皆集傳所不載者名曰詩傳遺說時爲端平乙未子明官承議郎權知興國軍事所成也按公凡三子長曰埜字受之以蔭補將仕郎爲子明之父與弟埜皆受業於吕東萊先文公十年卒公請陳同父誌其墓者也仲即埜字文之淳祐閒蔭補廸功郎差監德清縣戶部贍軍酒庫後公十一年卒黃直卿誄之稱其在家之賢季曰在字敬之一字叔敬亦以蔭補官累至煥章閣待制知隶州埜之子鉅

南康丞銓知登聞鼓院在之子鉉兩浙轉運判官名皆見黄直卿所爲行狀中再傳曰溥者浙西提舉湜知丹徒縣淮泉州路推官沂考亭書院山長行狀不載蓋皆後公卒而生者若泉州於宋爲軍州至元始改爲路豈淮與沂又已入元歟若鑑之子浚行狀亦不載其名嘗尚宋理宗公主官兩浙轉運使兼吏部侍郎元兵入建寧浚與公主走福州知府王剛中以城降於阿剌罕浚謂公主曰君帝室王姬吾大儒世胄不可辱人手夫婦仰藥死

其事尤烈浚之子林官甘肅提舉林之子炣延平
路照磨焰武平簿耿邵武路照磨林弟彬之子煒
濟寧路同知林之孫堂建寧路照磨鏊屏山書院
山長鏊之子鑾鑾之子淞淞之子梴明景泰壬申
詔錄文公後得世襲五經博士主建寧祠祀其在
婺源者曰穩於公爲十世孫舉明天順丁丑進士
官福建鹽運使以廉稱弟懋永年丞楨本縣訓導
正德中給事中戴銑等請朱氏比孔氏衢州例增
一博士以主婺源祀事以十一世孫墅爲之嗟乎

我徽國文公著書明道上繼二程周張諸子之後而集其大成蓋孔子後一人也故其垂裕之澤長且久者如此而子若孫如鑑者能採葺公之所著以開示來學其子浚能執節守義不媿乃祖他小說或譏其作書與賈似道稱萬拜誠誣詆不足道也鑑父塾之卒公貽書同父及題其詩卷有深痛焉在當理宗朝請進曾子爲公崇祀二程及横渠而黜揚雄王雱之祀數者皆有關於人倫世敎之大咸出於公之子若孫何其多賢哲歟噫斯又周

程張邵所不逮也夫

毛詩名物解序

六經名物之多無踰于詩者自天文地里宫室器用山川草木鳥獸魚蟲靡一不具學者非多識博聞則無以通詩人之旨意而得其比興之所在自爾雅釋詩而後如博雅埤雅爾雅翼諸書雖主于訓詁要以名物爲重此外復有疏草木魚蟲及門類物性鈔集傳名物者若蔡卞之毛詩名物解亦其一也卞爲王介甫壻其學一以王氏爲宗其書

自釋天至雜釋類凡十卞爲人固不足道然爲是書貫穿經義會通物理頗有思致蓋熈豐以來之小人如吕惠卿章惇曾布及卞兄弟咸能以文采自見而亦或傅致經義以文其邪說斯所以能惑世聽而自結于人主也嗟乎當其誣罔宣仁竄逐衆正之時吾不知其于興觀美刺之義何居斯其人所謂投畀豺虎不食投畀有北不受者而吾之猶録其書存之者殆所謂不以人廢言之意也歟

朱孟章詩疑問序

詩疑問七卷元進士朱倬孟章著朱氏授經圖焦氏經籍志皆作六卷今本七卷末附南昌趙悳詩辨說一卷始予得是書稱盱黎進士朱倬莫知爲何如人攷之漢書地理志豫章郡下有南城縣註云縣有盱水圖經云在縣東二百一十步一名建昌江亦名盱江名勝志云縣之東境有新城縣立於宋紹興八年就黎灘鎮置縣因號黎川然後知倬爲建昌新城人及攷近所爲建昌志僅於科第中有倬姓名載其爲遂昌尹而已他無所見也暇

讀新安文獻志載明初歙人汪叡仲魯所爲七哀
辭蓋錄元季守節服義者七人而倬與焉因得據
其辭而攷定之辭言倬以辛巳領江西鄉薦登壬
午第考龔良歷代甲子編年辛巳爲順帝至正元
年壬午其二年而志載倬以至順元年登第考至
順爲文宗紀元歲在庚午仲魯之交倬當辛卯壬
辰間倬自言登第十年壬午至辛卯恰如其數則
志所云至順者誤也豈以順帝至正二年遂譌而
爲至順邪辭言初授某州同知以憂家居服闋授

文林郎遂安縣尹則已爲官矣而倬之言於仲魯
者曰登科十年未沾寸祿仲魯哀辭亦有十年未
祿奚命之也語殊不可解豈兩任皆試職故不授
祿耶哀辭言壬辰秋寇由開化趨遂安吏卒逃散
倬大書於座有生爲元臣死爲元鬼語遂坐公所
以待盡寇焚廨舍乃赴水死遂安爲嚴州屬邑壬
辰爲至正十二年攷元史是年七月饒徽賊犯昱
嶺關陷杭州路當是其時蓋蘄黃餘黨由衢而至
嚴者也哀辭言後竟無傳其事者豈非以邑小職

早時方大亂省臣以失陷郡邑自飾不遑遂掩其事而不鳴於朝邪哀辭又稱其下車興學誦詩民熙化洽蓋倬固當時良吏不僅以一死自了者而元史既不爲之立傳郡人亦不載其行事於志苟非仲魯是辭不幾與荒燐野蔓同盡哉誠可哀也矣辭稱歲庚寅倬同考江浙鄉試始識仲魯於蔦元哲家因見仲魯詩義而惜其不遇蓋倬以同經閱卷則其著是書無疑其爲是書也當在未爲縣尹之前其論經義大抵發朱子集傳之蘊往往微

啓其端而不竟其説蓋欲使學者心思自得不欲遽告以微辭妙義也趙悳者故宋宗室舉進士入元不仕隱居豫章東湖於諸經皆有辯説詩其一耳嗟嗟偉以義烈著悳以高隱稱雖無經學皆可表見況著述章章若是乎是不可以無傳也已

## 雪山王氏詩總聞序

雪山王氏詩總聞二十卷每章説其大義復有聞音聞訓聞章聞句聞字聞物聞用聞跡聞事聞人凡十門每篇爲總聞又有聞風聞雅聞頌冠於四

始之首自漢以來說詩者率依小序莫之敢違廢
序言詩實自王氏始旣而朱子集傳出盡刪詩序
後之儒者咸宗之而王氏之書晦而未顯其自詡
謂研精覃思幾三十年而尖興陳日強稱其自成
一家能寤寐詩人之意於千載之上要之雖近穿
鑿而可以解人頤者多矣王氏名質字景文汶陽
人過江僑居興國中紹興庚辰進士

通志堂集卷十一

# 通志堂集卷十二

納蘭性德容若原名成德

## 經解序三

### 孫泰山春秋尊王發微序

宋晉州孫明復先生慶曆閒隱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以教授弟子范文正富文忠兩公言先生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後官至殿中丞而卒方先生卧病時天子從韓忠獻之言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家録其書藏

於秘閣案唐以前諸爲春秋說者多本三傳至陸淳始別出新義柳子厚所謂明章大中發露公器者也先生之書因淳意而多與先儒異故當時楊安國謂其說戾先儒而常秩亦言其失之刻石林葉氏謂其不達經例又不深禮學議者殊紛紜雖然羣言異同必質諸大儒而論定歐陽子言先生治春秋不惑傳註不爲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於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經之義爲多而朱子亦謂近時言春秋者如

陸淳孫明復推言治道凜凜可畏終是得聖人意繹二子之言以讀先生是書則春秋大義諸家所不及者先生獨得之又豈可以詭之異同而妄議之也哉

春秋皇綱論序

宋藝文志春秋之書凡二百四十部二千七百九十九卷余所見者僅三十餘部爲卷數百王晳皇綱論其一也晳不知何如人自稱爲太原王晳陳直齋書錄解題亦但言其官太常博士至和間人

而已不能詳其生平也直齋解題於著書之人往往舉其立身大槩使後世讀其書者雖不獲親見其人猶稍稍得其本末以爲論世知人之據乃於晳獨否豈其人在直齋當時已不可得而論定邪然直齋所録皇綱論外尚有明例隱括圖又云館閣目有通義十二卷而王伯厚又云通義之外别有異義十二卷通義據三傳註疏及啖趙之學其說通者附經文之下缺者以己意釋之則晳所著二義者正其解經之本書兹論則總括立言大旨

以成編者也論特弘偉卓犖則二義亦必有足觀惜乎不得而見也嗟乎古人辛勤著書將以求知於後世而世顧不得而知之即其書幸而傳矣又不能盡傳也豈不重可歎也歟論凡五卷二十有三篇

劉公是春秋序

石林葉氏謂慶曆間歐陽文忠公以文章擅天下世莫敢抗衡劉原父雖出其後以通經博學自許文忠亦以是推之作五代史新唐書凡例多問春

秋於原父又曰原父爲春秋知經而不廢傳亦不盡泥傳據義攷例以折衷之經傳更相發明雖間有未然而淵源已正今學者治經不精而蘇孫之學近而易明故皆信之而劉以難入或詆以爲用意太過出於穿鑿彼蓋不知經無怪其然也石林所謂蘇孫蓋指子由莘老也晁公武謂劉氏傳如桓無王季友卒胥命用郊之類皆古人所未言諸公之推伏原父者若此今觀權衡之作折衷三家傍引曲證以析經義眞有權之無失輕重衡之得

其平者傳十五卷集衆說而斷以己見文類公穀
獨意林一編元吳萊謂多遺缺疑未脫藁之書然
究而論之皆經學名書也宋四明史有之刊權衡
意林於清江其本猶有傳者傳則出於録本人或
以爲非眞觀其文義與二書合疑非贋鼎故并刊
之以傳示學者

龍學孫公春秋經解序

宋熙寧以前荆舒未用春秋猶立於學官以是經
名者有兩孫先生一爲泰山孫明復一爲覺社孫

莘老兩人俱有著書傳世明復以師道與胡安定
抒稱石介輩至尊之如孔子然石林葉氏謂其書
不盡達于經例又不深禮學故其言多自牴牾有
甚害於經者莘老則早從安定遊有聲經社中患
諸儒解經之鑿蠹餬遺經乃攄其所得而爲之解
謂穀梁最饒精義故多從之而參以左氏公羊及
漢唐諸家之說義有未安則補以所聞于安定者
晁公武稱其論議精嚴良然也王介甫甚其不能
勝之也因舉聖人筆削之經而廢之且爲斷爛朝

報其始不過忮刻而終於無忌憚若此龜山乃言當時三傳異同無所是正於他經爲難知故不列于學官非廢而不用殆曲護之而爲是言歟是書宋南渡巳不常見故海陵周之麟有學士大夫罕知之歎至紹熙癸丑陽羡邵輯始得之而刊于覽社其後慶元乙卯槜李張楨嘉定丙子新安汪綱皆增爲序跋三君皆官于其地爭與表章先賢經術可謂知所先務矣先生別有春秋經社六卷晁氏言其亦本啖趙凡四十門惜乎不可復得而並

行于世也

涪陵崔氏春秋本例序

以例說春秋著於錄者鄭衆劉寔之牒例何休之謚例穎容杜預之釋例荀爽劉陶崔靈恩之條例方範之經例范甯之傳例吴略之詭例劉獻之之略例韓滉陸希聲胡安國之通例啖助丁副之統例陸淳之纂例韋表微成元孫明復葉夢得吴澂之總例李瑾之凡例劉敞之說例馮正符之志例劉熙之演例趙瞻之義例張思伯之刊例王晳之

明例陳德寧之新例王炫之門例李氏之異同例程迥之顯微例石公孺之類例家鉉翁之序例而梁之簡文帝齊晉安王子懋皆有例苑刁氏有例序張大亨有例宗杜氏之言曰爲例之情有五推此以尋經傳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而說公羊者則有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義毋乃過於紛綸與涪陵崔彥直嘗與蘇黃諸君子遊知滁州日曾子開曾爲作記刻石醉翁亭側其說春秋有經解十二卷本例二十卷建炎中江端

友請下湖州取彥直所著春秋傳藏秘書省於是其孫若上之於朝今其經解不可得見而本例獨存其說以爲聖人之書編年以爲體舉時以爲名著日月以爲例春秋固有例也而日月之例蓋其本乃列一十六門而皆以日月時例之其義約而該其辭簡而要可謂善學春秋者也題曰西疇居士者殆書成於晚年罷官之日與

春秋經筌序

春秋之傳五鄒氏無師夾氏未有書列於學官者

三爲漢志二十三家隋志九十七部唐志六十六家未有舍三傳而別自爲傳者自啖助趙匡稍有去取折衷至宋諸儒各自爲傳或不取傳註專以經解經或以傳爲案以經爲斷或以傳有乖謬則棄而信經往往用意太過不能得是非之公嗚呼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久矣蓋嘗讀黃氏日鈔見所采木訥趙氏之說恒有契於心焉既得經筌定本乃鏤版傳之善哉木訥子之言乎善學春秋者當先平吾心以經明經而無惑於異端則褒貶自

見蓋春秋公天下之書學者當以公天下之心求之斯言也庶幾得是非之公而聖人之志可以勿晦焉已

葉石林春秋傳序

宋吳郡葉少蘊當紹興中著春秋傳考讞三書凡七十卷又爲指要總例二卷例論五十九篇開熙中公孫鎬守延平刊於郡齋歷世既久其書不可盡見所見者傳二十卷而巳少蘊之言曰春秋非爲當世而作爲天下後世而作也後世言春秋者

不外三家左氏傳事不傳義是以詳於史而事未必實以其不知經也公穀傳義不傳事是以詳於經而義未必當以其不知史也乃酌三家求史與經其不得於事者則考於義不得於義者則考於事更相發明以作是傳辯定考究最稱精詳直齋陳振孫言其學視諸儒爲精則是書豈非有志春秋者所當研究者歟其爲讞也即啖趙辯疑劉氏權衡而正其誤補其䟽略自序春秋考曰自吾所爲讞推之知吾之所正爲不妄也而後可以觀吾

考自其考推之知吾之所擇爲不誣也而後可以觀吾傳是三書者闕一則無以見少藴之用心而惜乎今之不得見其全也雖然即傳所取之義以求其所舍擇縱全書未能盡窺亦可得其大槩矣況四海之大好事之儒藏書之老寧無秘而傳之者安知不因是書之行而亟出歟少藴名夢得官至參知政事生平具見宋史居吳興弁山爲圃亭奇石森列故用楚詞天問語自號云

清江張氏春秋集注序

清江張元德游朱子之門爲白鹿書院長終著作佐郎追除直寶章閣而元德已歿矣其於春秋有集傳集注地理沿革表三書端平中進于朝宣付秘閣朱子嘗報元德書矣曰春秋某所未學不敢強爲之說而於尚書則謂有老師宿儒所未曉者夫學至朱子智足以知聖人矣而於尚書春秋無傳非不暇爲亦慎之至也明洪武初頒五經四書于學官傳注多宗朱子惟易則兼用程朱傳義春秋則胡氏傳張氏注並存久之習易者舍程傳而

尊宗朱子習春秋者胡傳單行而集注流傳日鮮矣余誦其書集諸家之長而折衷歸於至當無胡氏牽合之弊允冝頒之學官者也昔明太祖不主蔡仲默七政左旋之說乃命學士劉三吾率儒臣二十六人更定書傳曰書傳會選令其書漸廢而仍行蔡傳顧元德是書昔之所須行者反不得與蔡氏並書之取舍興廢蓋亦有幸不幸焉可慼也已

春秋五論序

春秋論五篇共一卷一曰論夫子作春秋二曰辯日月襃貶之例三曰特筆四曰論三傳所長所短五曰世變宋吏部侍郎知興化軍武榮呂大圭圭叔所著也五論閎肆而嚴正春秋大旨具是矣圭叔登淳祐七年進士授潮州教授改贛州提舉司幹官秩滿調袁州福州通判陞朝散大夫行尚書吏部貟外郎兼國子編修實録檢討官兼崇政殿說書出知興化軍常以俸錢代中下戸輸稅德祐初元轉知漳州軍節制左翼屯戍軍馬未行屬元

兵至沿海都制置蒲壽庚舉全州降令圭叔署降箋圭叔不肯將殺之會圭叔門弟子有為管軍總管者掖之出圭叔變服遁島上壽庚將逼以官遣追之問其姓名不荅被害先是圭叔緘其著書於一室至是燬焉五論與讀易管見論語孟子解以傳在學者得存然管見諸書皆不可見見者又僅此而已惜哉圭叔少嗜學師事鄉先生潛軒王昭昭為北溪陳淳弟子淳受業晦菴稱高足淵源之來人稱溫陵截派嗚呼當時詆訿道學者往往謂

其迂踈無濟然宋社既屋人爭北向圭叔獨不爲詭隨甘走海島不憚以身膏斧鉞大節何凜凜也以是觀之道學又何負於人國乎良可嘆也矣武榮即今泉郡之南安縣唐嗣聖中嘗以縣爲武榮州故名圭叔居縣之樸兜鄉大豐山下學者因號爲樸鄉先生

春秋經傳類對賦題辭

春秋其事二百四十年其文一萬八千言爾視諸經爲最簡左氏作傳而事與文詳矣學者不能殫

記也宋皇祐中徐秘書以韻語包括之計一萬五千言而其義大備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誦秘書之賦其比事之切非深於春秋者能然歟春秋賦見宋藝文志有崔昇裴光輔尹玉羽李象諸家而晁氏讀書志又有楊筠分門屬類賦十篇獨不載是書朱氏授經圖焦氏國史經籍志亦無之則諸君子皆未之見者古人之書往往不盡傳於後世或并其姓氏失之若秘書賦寥寥數簡以藏書家所未及見

者幸得傳於今日此予所爲囅然而喜也

程積齋春秋序

元四明程積齋先生嘗慨春秋在諸經中獨未有歸一之說徧索前代說春秋者凡百三十家沈潛紬繹者二十餘年著春秋本義三十卷三傳辯疑二十卷或問十卷經筵申請下有司鋟板於集慶路儒學南海黃佐南雍志錄其書而別有綱領一卷明著書大義大旨以程朱二氏之論玆正三傳及胡氏之得失作本義以發聖人之經旨辯疑以

訂三傳之疑似或問以校諸儒之異同其書世有傳本然余所見則本義或問而已辯疑缺佚不完今刻二書而辯疑姑俟焉始四明之學多宗象山惟黃震史蒙卿實爲朱子之學先生與其兄畏齋師事蒙卿盡得朱子明體達用之指二難自爲師友方嚴剛正時人以二程目之畏齋發明朱子讀書之法作讀書工程國子監嘗取其書頒示校官以式學者先生爲是書一本伊川晦菴之意遍覽傳說折衷同異歐陽圭齋言其精神心術萃在是

書朝夕改訂寢食爲廢葢二先生學本紫陽故其道問學之功精專若是也先生名端學字時叔舉進士第二人爲國子助教改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出爲鎔州幕有循良稱畏齋名端禮字敬叔以薦爲台州路儒學教授元史有傳今著其略俾讀是書者有以論其世焉

趙氏春秋集傳序

東山趙子常先生元季師事九江黃楚望傳春秋之學著屬辭補註師說三書爲三傳之學者尊稱

之先生復有集傳十五卷則先屬辭而成者自序言策書之例十有五而筆削之義有八迨後屬辭成以集傳義例微有未合更須討論至正壬寅先生再著其書至昭公二十七年以病輟筆門人倪尚誼援先生之義續成之即今書也先生常謂屬辭特推筆削之權而集傳大明經世之志必二書相表裏而後春秋之旨方完則是書冝與屬辭幷行也明矣予得千頃堂藏本因論次焉竊觀宋元之際新安沐浴紫陽之澤老師宿儒多出其閒若

雲峰雙湖兩胡氏定宇陳氏仲弘倪氏見心程氏皆能著書推明朱子之學其與先生同時又有環谷蓉峰兩汪氏風林朱氏與先生輔翊闡代脩明禮樂為世儒宗其纂輯羣言羽翼往說如環谷之纂疏者亦有其人然未有迥然特出能得知我罪我之義如先生者先生蚤見楚望即告以窮經之要在乎致思於是深悟夫魯史有一定之書法聖經有筆削之大旨魯史亡而聖人所書遂莫能辨獨幸左氏傳尚存遺法杜預注左於史例推之頗

詳公穀二氏多舉書不書見義其後止齋陳氏因公穀所舉之書法以考正左傳筆削大義最爲有徵故先生爲集傳本之二家而兼采衆說要使學者即策書之例以求筆削之旨則知聖經不可以虛詞立異破碎牽合以爲說而後聖人之經明矣故朱風林一見其書輒曰前無古人其推服之如此豈同時諸儒所可及哉先生卒後門人輯成藏弃故人不見嘉靖中東阿劉隅始得其書于先生鄉人汪元錫而屬教諭夏鏜傳之噫後之學者知

三傳之不可廢不僅抱遺經以究終始者豈必賴是書也夫

清全齋讀春秋編序

宋元之際吳中多老師宿儒若俞石澗琰陳清全深俞邦亮元燮湯思言彌昌王子英元杰皆精究羣經咸有撰著石澗之大易會通至一百三十卷又為集說十卷而他如經傳考證讀易須知卦爻象占分類不與焉清全于易于詩于春秋皆有編自宋社既屋即謝去舉業沈潛問學淹貫遺經閉

門教授鄭元祐稱其年登耄耆生識先輩著書立
言咸造底蘊良有然矣讀春秋編十二卷原本左
胡采摭諸說深有益于學者偶獲元槧本爲加校
勘而屬之梓先生字子微世爲吴人元天曆間奎
章閣臣以能書薦匿不肯出別號寧極所著詩文
名寧極齋稿子直字叔方有孝行能繼父業以慎
獨名其齋蓋父子皆吴隱君子也

張翠屏春秋春王正月考序

春秋紀事之書也紀事者必有歲時月日此經所

以有春王正月之筆也春者周之春正月者周之子月此魯史冊書之舊也曰春王正月者吾夫子之特筆也後世不知冊書之義於是有夏時冠周月之說而夫子從周之志荒矣翠屏張志道先生始采摭羣書以考訂之本之以語孟之言而歸宿于紫陽晚年之定論別引三傳與他經及史傳以證之其說之龎者則爲辯疑以折其誤凡爲書二卷嗟乎六經之旨未易窺也學者治經必先明其大者則其餘可得而通矣易乾之四德詩二南之

關雎書之二典春秋之春王正月皆經旨之大者
於此無定論焉則微言精意將有不能究者矣先
生是書剖析精當於開章之大義井如學者誠有
得於此則於全經之旨不有如振裘而挈領者哉
先生舉元泰定丁卯進士累官翰林侍講學士入
明仍故官洪武二年奉使冊封安南國王是書安
南寓舍所著書成而卒宣德中先生嗣孫隆始取
手澤而梓之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序

春秋之義明而傳之眞僞自辯春秋何義乎尊周明法黜霸崇王彰善代惡而已王者之治天下先之以教化繼之以法令申之以賞罰三者行則王政舉人心正而春秋可以不作周之東也教化既衰法令賞罰不行于天下於是諸侯併呑仁義道息不有聖人出而正之則乾坤不幾息乎故曰迹息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此春秋之義也夫舉其綱而未及其目斷其義而未詳其案三傳之作可少哉乃有傳而事之湮没

者雖少義之隱晦者滋多蓋以傳聞異辭各以意見爲言而理有未合漢儒又各執一家之說以相傳習遂使後世因傳以誤經覺經之立法多不明賞罰多不當而尊王立教之本義亦遂失矣程子曰讀春秋者當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别傳之眞僞朱子曰孔子非有意以一字爲襃貶但直書其事而善惡瞭然元新安俞氏著春秋集傳釋義一以程朱爲斷參以啖趙諸家而折衷以己意於是經義明而傳之眞僞是非判如黒白噫漢唐諸儒

但知釋傳不知明經胡氏雖明經義而時事激發又多附會較之程朱無事穿鑿而自得聖人之意者大有逕庭俞氏之書出可以救胡氏之偏而發程朱所未盡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其治亂興衰之故仁義詐力之異賢不肖之用舍行政出令之得失足爲人鑒戒者何可勝數特經義不明而學術之害有不可勝言者夫以聖人垂訓之經反致有貽誤後學之弊此俞氏之書所以不可不亟爲表彰於天下也

# 河南聶氏三禮圖序

九經禮居其三其文繁其器博其制度今古殊學者求其辭不得必爲圖以象之而其義始顯即書以求之不若索象於圖之易也禮之有圖自鄭康成始而漢侍中阮諶受禮於綦母君取其說爲圖又有梁正夏侯伏明張鎰三家而今皆無傳矣周世宗鏊正典禮洛陽聶崇義以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凡山陵禘祫郊廟器玉之制度悉從其討論乃考正三禮舊圖續素而申釋之篇敘其凡叅以

古今沿革之說至宋建隆三年表上於朝詔太子
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重加參議拙所駁正崇義
復引經釋之當書成時太祖嘉其刊正疑謬旣被
紫綬犀帶白金繒帛之賜頒其書學宮又以其圖
繪國子監宣聖殿後北軒之壁逮至道初舊壁頹
落命易以版改作於論堂之上咸平中天子幸學
親覽觀焉宋史列諸儒林之首可謂極儒生稽古
之榮矣其後陸佃撰禮象陳祥道作太常禮書正
聶氏之失而補其闕於是買安宅王普交言崇義

未嘗親見古器出於臆度有詔毁學宫舊畫兩壁圖然繹賓學士儼序聶氏書稱其博采舊圖凡得六本則實原於梁鄭阮張夏侯諸家之言而非出於臆說禮圖之近乎古者莫是書若也惟是尹拙依舊圖畫釜聶氏去釜畫鏤兩人異同當日下中書省集議張昭謂釜不可去而周官儀禮皆有鏤因請兩存之圖鏤于鼎下而今流傳雕本有釜無鏤則有不可解者請以質深思博學之君子

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五傳而得戴德戴聖德因
河間獻王所得記百三十一篇及明堂陰陽記三
十三篇刪其繁重爲八十五篇號大戴禮記聖復
刪次德書爲四十六篇號小戴禮記其後馬融傳
小戴之學增入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合四十九
篇今列在學官者是鄭注孔疏而外宋之李格非
呂大臨陸佃馬希孟方慤皆有解世不盡傳宋昆
山衛湜集諸家解爲說百六十卷各著其姓氏理
宗寶慶二年表上於朝得寓直中祕蓋嘉其用心

之勤也嘗慨是經雖列學官而士子所習惟元東滙陳澔之集説與永樂時所輯大全而已澔書陋略不足觀大全主澔而無所闡發又成於胡廣輩之手其與易春秋諸經之勦襲先儒成書者等耳正叔網羅採輯無所不周即他書雜録有所論及亦摭入之使先王立綱陳紀之道爲經爲曲之詳燦然明著豈非是經之大全也歟是書鈔帙頗有缺軼然不礙其可傳因從東海夫子請歸挍而授梓焉湜字正叔衞文節公涇弟累官朝散大夫知

袁州學者稱櫟齋先生兄弟三世同居理宗名其堂曰友順實夫子邑先正也

東巖周禮訂義序

東巖周禮訂義八十卷載宋史藝文志宋之羣儒經義最富獨詮解周禮者寡見於志者僅二十有二家而已蓋自王安石當國變常平爲青苗藉口周官泉府之遺作新經義以所創新法盡傅著之又廢春秋不立學官於是與王氏異者多說春秋而罷言周禮若潁濱蘇氏五峰胡氏殆攻王氏而

并及于周禮者與昔之言周禮者鄭康成信爲周公致太平之迹陸陲謂爲羣經源本王仲淹美其經制大備朱子亦稱其廣大精密非聖人不能作則爲先秦古書無可疑焉者東巖之說謂周公將整齊六典以爲宅洛計不幸殁而成王不果還規模不獲究其說本鄭氏注而暢發之至云冬官未嘗亡錯見於五官中則與臨川俞壽翁合其編集諸家之說宋儒自劉仲原父以下凡四十五家可謂詳且博矣東巖姓王氏名與之字次點樂清人

從松溪陳氏學傳六典要言其書淳祐初郡守趙汝騰進於朝付祕書省特補一官授賓州文學終通判泗州卒年九十有七

儀禮集說序

魯高堂生傳士禮十七篇即今儀禮也生之傳既不存而王肅表準孔倫陳銓蔡超宗田僧紹諸家注亦未流傳於世今自注疏而外他無聞焉豈非昌黎所言文既奇奧且沿襲不同復之無由學者不好故亦不之傳說邪夫亦周公之著作三代之

儀文學者有志稽古禮文之事乃以其詞之難習遂無以通其義非有志於學者之所爲也元大德中長樂敖繼公以康成舊注疵多醇少輒爲刪定取賈疏及先儒之說補其闕又未足則附以己見名曰集說蓋不以其艱詞奧義自委者已宋相馬廷鸞生五十八年始讀儀禮稱其奇詞奧旨中有精義妙道焉纖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級焉觀於繼公是書不信然歟繼公字君善閩人而家於吳興居小樓日從事經史吳士多從之游趙孟頫其弟

子也以江浙平章高彦敬薦爲信州教授

永嘉蔡氏論語集說序

論語集說二十卷宋朝散郎試太府卿兼樞密副都承旨永嘉蔡節編淳祐五年表進於朝今作十卷蓋當日刊於湖頖本已然也是書宋藝文志不載諸家藏書目俱未收予乃購得之幸矣永嘉自伊洛諸儒未作王景山出發明經藴述儒志一編其後則有劉安節元承鮑若雨商霖謝天申用休潘旻子文周行己恭叔陳經正貴一暨弟經邦貴

敘其姓名皆入伊洛淵源錄中而著羣經說者若陳鵬飛少南薛季宣士龍張淳忠甫葉適正則戴溪肖望陳傅良君舉葉味道知道錢文子文季黃仲炎若晦湯建達可陳埴潛室王與之次點皆有成書著錄諺曰溫居瀛壖理學之淵不信然與顧諸君子之書或存或亡不可盡得予序蔡氏集說而附及之蓋將以求所未見焉

建安蔡氏孟子集疏序

牧堂老人蔡發仲與朱子稱其敎子不於利祿而

開之以聖賢之學非世人所及其子元定季通孫淵伯靜沉仲默曾孫模仲覺抗仲節皆隱居著書旣而仲覺任建安書院席長以謝方叔湯恢薦補廸功郎添差本州教授而仲節旋中進士爲諸王教授累遷端明殿學士叅知政事蔡氏撰述季通律呂新書仲默書傳最著而伯靜易訓解鄱陽董氏載入諸儒沿革中仲覺則有易傳集解大學衍論語孟子集疏河洛探賾續近思録諸書予所見者僅孟子集疏十四卷而巳仲節爲之後序稱其

衆或問以見同異采集義以備闕遺洵有功于集注者矣仲覺被薦嘗疏言敬義爲萬世帝王心學之本而大雅价人維藩六語爲國家守邦要道又請以白鹿洞學規頒諸天下蓋無愧牧堂老人之教而其家學誠非世人所能幾及也

經解書後附

書成氏毛詩指說後

右毛詩指說四篇一興述二解說三傳受四文體合爲一卷唐成伯瑜撰後有建安熊子復跋尾蓋

乾道中嘗刊于京口者唐以詩取士而三百篇者詩之源也宜一代論説之多乃見於藝文志者自毛詩正義而外惟成氏二書及許叔牙纂義而已成氏斷章二卷許氏纂義十卷今俱無存惟是編在耳不可不廣其傳也

書張文潛詩説後

文潛詩説一卷雜論雅頌之旨僅十二條已載宛丘集中後人鈔出別行者觀所論土宇昄章一則其有感於熙寧開邊斥境之舉而爲之也歟宛丘

集今不甚傳此亦經學一種因校而梓之

通志堂集卷十二